

绵长的年味

◎幽子



在我们老家村口的大路上,有一棵高大的榆树,挂霜的树枝像苍老的手臂,伸得老长老长,每一次归家,我总是情不自禁地去拥抱它,就像拥抱我的老父。老榆树下有眼土井,一汪水深邃得就像母亲的眼睛,但我总想看看它,看看能不能看到旧时的影子。

曾经的老榆树下是多么的喧腾。那时,每年进入腊月,母亲和村里的奶奶婶子们便全开启了洗刷的模式,她们挽着衣袖、卷着裤腿,端着木盆,提着吊桶,团团围绕在古水井旁,你帮我打水,我替你揉搓,口无遮拦地议论着家长里短,尽是一些不盐不油的小事,可她们却津津有味乐道。

过了腊八是小年,乡村里年的气氛就像一坛发酵的老酒,渐渐浓郁起来,大人小孩都在年味里陶醉。

村里的粉坊是男人的天地,这里充满叶子烟的烟味,夹杂着稻草、树枝的烤焦味,男人们将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他们分工明确、职责到位,洗涤榨粉、搅拌提水、添柴运送一丝不苟。半天时间,大晒场上就挂满了粉丝,有绿豆的、有红薯的,还有玉米的。

豆腐坊里充溢着泡豆的腐水味,“吱嘎吱嘎”的滤榨机的声响,在安静的房间里单调而尖锐。大人们在这里噤若寒蝉,孩子们也规规矩矩,不敢嬉闹,豆腐坊里热气腾腾,豆腐坊外滴水成冰,可孩子们为了能喝到甜甜的豆浆、吃到嫩嫩的豆花,不得不等得瑟瑟发抖。

最热闹的地方要数村里的临时屠宰场,这里彻夜灯火通明,屠宰师傅磨刀霍霍向猪羊,焅毛的开水烧得沸沸扬扬,红案师傅喝五吆六,我们这些孩子也东奔西忙,一声猪的尖叫,我们哗地聚拢来,又刷地四散。作为女孩,我想看又怕看那个场面,至于开秤分肉,咔嚓刀过,肥肉到案,人声鼎沸,笑语满场,就连全村的狗们也欢蹦乱跳。这狂欢的场面一直延续到猪宰完了、肉分光了,大人们用卤好的猪杂碎宵夜,喝酒猜拳,直到深夜女人们才吵着闹着扶回自己男人。人们拎着猪肉,踏着冻得生硬的霜雪小路踉踉跄跄走回,就像已经请回了两眼放光的财神寿星。

那时,村里的磨面机房也热闹非凡,一袋袋的小麦在磨面房前排队,隆隆的机声里小麦磨成面粉,磨面师傅邢大叔也成了白胡子老爷爷。大人们与邢大叔开着荤素不忌的玩笑,孩子们不喜欢机房的灰暗,纷纷溜出房门,在村外水塘上溜冰、在河边稻草堆躲猫,直到消瘦的夕阳慢慢隐没,这才忽然想起大人的交代,一愣一愣

往回赶。

二十八,把面发,人们开始蒸馒头了。村里最擅长发酵的邱大伯那几天可成了香饽饽,村民们都依照约定排好了的日子,今天是这家,明天是那家,等不及的就插在了晚上,还有几家合在一起。邱大伯将蒸笼担子挑到灶房,就开始了他的工作。只见他甩掉棉袄、抡起膀子、和起面粉,或双手并按、或左右开弓、或包笼围圈、或四散铺开,在一口大缸里施展着身手。一会儿,汗水从额间淌下,他索性脱掉马夹,只剩一件汗衫,抓起杯子,咕咚饮下一杯开水,毛巾擦一把脸,又投入一个人的战斗。不知经历了几个小时的揉捏搅按,那口茶色的大缸终于恢复了平静,棉被覆盖了缸口,缸儿挪至灶间。待到中午时分,邱大伯将那么一大团面酵从缸中提出,在案板上又是一阵揉,一刀下去,分成了几段,一段一段的面团搓起了长长的圆条,大伯左手抓起长条,右手轻轻一扭,一小团、一小团的面疙瘩就撒落在案上。人们开始在这面疙瘩上大做文章,他们搓起了面团、包起了菜馅、捏起了唇边,不一会儿,一个个馒头就装上了蒸笼,有萝卜丝的、有咸菜肉丝的、有豆沙的,还有长长的酵条,那是用来切馒头干的。

蒸完了馒头,就该打年糕了。母亲的年糕里原本想放点枣泥,红枣是屋后的树上摘的,秋收的时候,母亲将红枣晒干,存储起来,她藏得很隐秘,可经不住我的翻找,几天下来,就偷了个精光。无奈的母亲只能用桂花了,桂花是院里的枝头采的,风干收藏的桂花,母亲用来打糕,还用来做烧饼,母亲做的年糕甜中带香、香里含甜,将年点缀得香香甜甜。

复苏的记忆写满熟悉的田径,醇香的老酒将灵魂灌醉,油条撒子热年糕、瓜果蔬菜水煎包,袅娜的炊烟唤醒了贫瘠的味蕾,故乡的土地承载着沧桑的巨变。

离家不知有多少年了,这年味不知何时开始淡起来,并且越来越冷清。

今年腊月,老父打来电话:“听说今年不一般,乡村要振兴,文化当先锋,今年春节,村里要祭祖、要唱大戏、要放烟花,还要舞狮子、踩高跷,许许多多风俗都兴起来了,你可要早点回来。”

我说:“爸吔,我正在回忆中寻找年味呢,你真是及时雨。”

父亲说:“我哪有那个力量?这是咱镇政府亲自督办的。”

古老的元素传承着地域的文脉,流水的光阴修改了故乡的容颜,带走了尘烟的往事,带不走的是烙刻在骨髓里的乡情,渗透于灵魂里的乡音……



新年曙色

◎许丛军

两位美女同事

◎申辛



这两位美女同事,一位是小邱,一位是小徐。其实她们都已到了做奶奶的年纪,只是我还要长上十年八年,因而就这么随便称呼。

年过半百的人,再动辄喊美女,多半是客套或代称。我是把她当作非颜值的那种,如最美警察、最美班主任、最美公务员等。

她们是我心目中的最美劳动者。具体点说,是最美编辑、最美作家。作为地方记协、作协负责人,我真想尝试来一次这样的评选。

小邱是记协驻会副秘书长,虽只是个企业编人员,中级编辑,开始时还是初级,可是她从事的工作和发挥的作用真不在很多高一二个职级的人之下。

之前,小邱还一肩担着成立不久的融媒体中心纸媒部副主任,主编日报副刊。然若不知就里,会有多少人相信,仅仅她的那份驻会就需要她经常挑灯夜战。

有人说了:“不就是协会吗?相对松散,有多少事是刚性的?可做可不做,可今天做可明天做,哪个来问你管你呢?”

可我们自己明白,那可不是一般协会,即使是一般协会,也可把工作做成上、中、下三等,而凡做事为什么不选择个“上”?

反正我们不马虎,能做的、能做上限的、能第一时间完成的,不会轻易放下、放低、随意。也许吧,还在努力,我们是少有的那个业界组织。

繁琐的日常,她是主要执行者。

活动多不说了,就看看主办承办的新老媒体,有平均每天发布、力求与报纸副刊联动的文学号,有平均每天有稿件采写或编辑的协会工作号,另有如主管等部门要求帮忙的一些编务。

哪怕本事再大,少了任劳任怨、吃苦耐劳,特别是团队协作精神,难以适应我们所营造的小环境。

有一次,或是今冬最寒冷的那天,我有事半夜才回到家里,复审已发布公众号的内容,发现有一字最好还是改一改,事实上此时已不会再有人去阅读,可我还是习惯性地打了电话,她从梦中被吵醒,一无怨言地从热被窝中抽出身来,去到室外楼下的工作场所找服务器。类似情况自然不知有过多少次。

而她对来说最难得的,老报社的同事或知一二。不精通电脑打字的我偏偏又勤于写作,一般用传统方法写好后习惯让她打个初稿,我再在平板上修改。而我那如思维一样快所写下的文字又极个性化,有一些连自己过后都认不起来,她却还行。以往我的一些手

写稿拿到别处应用,同事们看不懂,往往去问她。

这几年,小邱曾评得行业里的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也成为当地选送的市级五一巾帼标兵。

小徐是地方主办的文学特刊编辑,这本每期100个页码的季刊是文联交由作家协会承办,她另外主持着作协文学号“同题”栏目,所以她也成了我隔壁办公室同事。当然,她还要为记协做些事情,如对新媒体发布的内容进行校对,过去她在日报工作,就在这一专业岗位上。

我一直觉得她是个还藏在民间的励志人物。

若干年前,我早已是省作协会员了,是我将她吸收进县域协会并推荐给了南通,可如今她早已加入省作协,并成了本土产生的唯一新生代国家级会员。而现在是她在不停鼓励我往上申报,说是我这个十年县域作协主席的条件较优越云云。

她是个诗人,是全市在上级报刊发表作品最多的诗人之一,算是大器晚成。在我印象中,诗便是她的生命,是她工作和生活的全部。

企业在职工龄不长,退休后的她,养老金有限,即使靠写诗挣点微薄稿费,外加编杂志等补贴,合计下来最多拿个正常退休职工待遇。可她在做的一件事是,常常白掏腰包于平台,用于鼓励、帮助别人。

那个平台也是个融媒体,自媒体几乎是雷打不动每周发布,同名的杂志里边精选出来的诗还结集出版了图书。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信仰和力量在支撑着她,她的终极目标又是什么?

她让很多人钦佩的不光是短时间内拿到了那国字号的作家头衔,还有种常人所没有的内敛和感恩。

有一次,我有两篇发在本土文学号上的随笔被一家我不熟悉的外地文学杂志发表了,可我没有投稿呀,一般也不投稿,后一问才知道是她给我投出去的。自然是高兴事,拿了杂志社寄来的稿费,我马上请两位同事去吃美食。

人生数十年,会遇到很多同事组合,多有变化。这里有缘分,也有因果;有遇贵人,也难免碰到其他各种人。但只要坚持正能量,选择和努力都没问题,我们最终所围绕或被围绕的肯定是向上团队。

隔壁办公室的这两位美女同事多少代表着地方文字中人的面貌,她们如我过去岁月中相遇过的许多同事一样,用她们的智慧、勤劳和协作,既为自己脸面争光,又让一席岗位闪光。

阅历告诉我,她们在这个时代的价值、她们身上所持有的那份初心。